

1 第九屆儒佛會通暨文化哲學學術研討會

The 9th Symposium of Confucianism/Buddhism Communication and Philosophy of Culture

第九屆儒佛會通暨文化哲學學術研討會

人權的哲學反省

The 9th Symposium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Communication and Philosophy of Cultur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Human Rights

2006/3/11 第三場A

覺照樓 101

15:30-17:00

歐爾恩斯代德國家公園論述中的人權與荒野保存

華梵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盧莉茹教授

歐爾恩斯代德國家公園論述中的人權與荒野保存

華梵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盧莉茹教授

摘要：

一八六五年（美國南北戰爭開始的那一年），被喻為「國家公園之祖父」的歐爾恩斯代德（Frederic Law Olmsted, 1822-1903）發表了一篇名為〈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The Yosemite Valley and the Mariposa Big Trees”）之文章。此文提倡以設立國家公園之形式來保存美國境內的原始荒野環境。歐爾恩斯代德書寫此文之目的另一方面是想藉由荒野保存來彌補、撫平南北戰爭所帶來的國族分裂與認同危機，另一方面則是想藉由設立國家公園來提昇文明人之身心健康與教化層次。由於歐爾恩斯代德在此文中不時大聲疾呼荒野保存之必要性，因此批評家們一致高度肯定歐爾恩斯代德，認為他是荒野生態保存運動的先知。

此文不同於上述批評家們之解讀。本文擬重新審視歐爾恩斯代德國家公園論述（the discourse of national park）中的荒野保存與人權議題，分析歐爾恩斯代德如何以荒野保存之名，行漠視美國境內的「野蠻人」之人權（the rights of the Indians）及荒野自然的權利（the rights of wild nature）之實。本文欲指出〈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一文看似旨在保存美國原始荒野，但實際上則是對於美國境內之「野蠻人」及荒野自然的一種論述上的帝國主義宰制與征服。

關鍵字： 歐爾恩斯代德、〈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國家公園論述、荒野保存與人權

歐爾恩斯代德國家公園論述中的人權與荒野保存

一、 前言

在十九世紀中期的美國環境史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與文化史中，歐爾恩斯代德 (Frederick Law Olmsted, 1822–1903) 佔有一席之地。他是美國第一位專業的景觀建築家 (professional landscape architect) 之一。歐爾恩斯代德原本以設計都市內的公園而著稱，他最享有盛名的代表作是紐約的中央公園 (Central Park)。後來，他將景觀打造的焦點由都市轉移至荒野，進而扛起保存美國原始生態環境之使命。為了保存美國荒野，歐爾恩斯代德積極倡導興建美國州立公園及國家公園 (national park) 的觀念。他曾書寫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The Yosemite Valley and the Mariposa Big Trees,” 一八六五年完成書寫)。此文主要在鼓吹國家公園的興建，闡述美國國家公園設立的重要性，並「為州立公園及國家公園之創造陳述了一套哲學的基礎」(“formulated a philosophical base”) (qtd. in Sax 19)。一八六四年，在歐爾恩斯代德的努力創作與積極奔走下，美國第一座國家公園——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Yosemite National Park)——終於誕生 (Runte 30)¹。歐爾恩斯代德因為提倡以設立國家公園之形式來保存美國自然荒野環境，故享有美國「國家公園之祖父」(“the grandfather of national parks”) 的美譽 (Brower xii)。

終其一生，歐爾恩斯代德不時高聲疾呼保存荒野環境之必要性，並鼓吹興建國家公園之觀念，因此批評家們一致高度肯定歐爾恩斯代德，認為他是荒野生態保存運動的「先知」。在〈建構自然：歐爾恩斯代德的傳承〉(“Constructing Nature: The Legacy of Frederick Law Olmsted,” 一九九六年發表) 一文中，史潘爾恩 (Anne

¹ 就某一層面來說，優勝美地公園並非美國的第一座國家公園；雖然它一開始是透過聯邦政府 (the federal government) 的立法程序而設立的，但是後來聯邦政府把管理權讓渡給加州政府 (Mazel 167)。因此，優勝美地公園是州立——而非國立——公園，所以嚴格來說，它並不能算是世界上的第一座國家公園。事實上，多數人都認為美國於一八七二年所設置的黃石國家公園 (The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才是全世界的第一座國家公園。優勝美地公園一直到一八九零年才又再度回到聯邦政府管轄權的懷抱，但那已經是在黃石國家公園 (此公園從一開始就歸屬於聯邦政府的管轄) 被設立後的第十八個年頭了。不過儘管如此，有一些學者——例如麥佐 (David Mazel)——仍堅信優勝美地國家公園開啓了國家公園的觀念 (the idea of national parks)，因此它仍是美國的第一座國家公園。

Whiston Spirm) 誇讚歐爾恩斯代德「是在保存運動之醞釀歲月中的一位關鍵性人物」(92)。在《歐爾恩斯代德與美國環境傳統》(*Frederick Law Olmsted and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Tradition*, 一九七二年出版) 一書裡, 另一位生態文學批評家芬恩 (Albert Fein) 亦讚賞歐爾恩斯代德, 認為他是美國「最全方位的環境規劃者及設計家, 對美國國家公園體系的發展有莫大的貢獻」(3)。

基本上, 本文同意批評家們對歐爾恩斯代德所做的評述, 也認為歐爾恩斯代德是一位呼籲荒野保存、創造國家公園觀念的「先知」。然而, 上述批評家們在「一面倒地」讚頌歐爾恩斯代德的同時卻忽略了歐爾恩斯代德的國家公園論述 (national park discourse) 裡民族主義、環境主義與帝國主義三者間相互糾葛的錯綜複雜關係。² 就此層面而言, 本文完全不同於上述批評家們之解讀。本文擬重新審視歐爾恩斯代德的國家公園論述, 檢視其〈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一文中的民族主義、環境保存主張、與帝國主義, 分析歐爾恩斯代德如何以荒野保存之名, 行漠視「野蠻人」(“savage men”) 的人權 (human rights) 以及荒野自然的權利 (the rights of the wild nature) 之實。³ 事實上, 在歐爾恩斯代德筆下, 「野蠻人」有別於「高尚」而文明的白人; 他們長期處於一種未開化的野蠻狀態, 因此沒有欣賞國家公園內原始自然景物的知性能力 (intellectual power)。此外, 歐爾恩斯代德認為荒野生態環境極須被保護, 因為它不但可強化美國的國族認同與文化主體意識, 而且還可供文明人「使用、休憩及娛樂」(qtd. in Spirm 92)。但是如此一來, 荒野自然早已喪失其自身之權利及內在價值 (inherent and intrinsic value); 換言之, 自然必須完全仰賴其對人類之「用途」而存在。總之, 本文欲指出〈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一文看似旨在保存美國原始荒野環境, 但實際上則是對於美國境內之「野蠻人」及荒野自然的一種論述上的帝國主義宰制與征服。

二、〈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中的民族主義、 環境保存論述策略、與帝國主義

1. 〈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

² 環境主義在此處指的是歐爾恩斯代德筆下的國家公園論述。

³ 歐爾恩斯代德在〈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這篇報告裡用的是「野蠻人」(“savage men”) 這個詞彙 (47)。雖然他在本文裡並未確切定義「野蠻人」, 但是若將此文放在十九世紀中期的美國時空脈絡底下來審視的話, 歐爾恩斯代德筆下的「野蠻人」指的應該是美國黑人與印地安原住民。

〈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這篇文章原本是一份官方報告 (report)。一八六四年六月三十號，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法案，那就是——透過政府立法，將優勝美地和加州紅木林區 (The Sierra Redwoods) 劃定為政府保留區 (Runte 29)。因此優勝美地公園成為國家公園的先驅，也是全世界第一座「國家的公園」(the first “nation’s park”)。而歐爾恩斯代德則被美國官方指派，由紐約出發前往優勝美地，在當地設置一個管理委員會，由歐爾恩斯代德擔任主席 (the President of the Commission)，以商討應如何妥善規劃、管理優勝美地及週邊地理環境 (Fein 39)。一八六四年至一八六五年，歐爾恩斯代德在擔任優勝美地公園的管理委員會主席的這段短暫期間曾經書寫了一篇名為〈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的報告，做為優勝美地公園未來長程的管理 (long-term maintenance of Yosemite Valley) 基礎。在此份報告裡，歐爾恩斯代德不但陳述了創立州立公園及國家公園的工作準則 (the working principles for the creation of state and national parks)，同時亦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解釋為什麼優勝美地有必要以設立大眾公園 (a public park) 或國家公園的形式來被保存。他認為像優勝美地這種原始天然環境對人類很有價值；人類若置身於這種自然奇景中，必可大大提昇身體及心靈之健康狀況。⁴ 一八六五年八月八日，歐爾恩斯代德以朗讀方式宣讀〈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這篇報告給優勝美地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們聽 (Fein 39)。此篇報告一直沒有被出版；它後來反而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Sax 19)。事實上，此篇報告很有可能是被當時加州地質勘查 (California Geological Survey) 的成員所刻意打壓，因為他們擔心歐爾恩斯代德為優勝美地所做的環境規劃會與他們的既得利益有所競爭與衝突 (Sax 19)。事實上，當時加州的政客及企業家皆不支持歐爾恩斯代德在報告中所闡述的主張。後來，歐爾恩斯代德於一八六五年的年底無功而返，回到美國東部繼續生活。⁵ 〈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這篇報告在銷聲匿跡將近九十年後才重新被若波爾 (Laura Wood Roper, 她是一位傳記作家，主要為歐爾恩斯代德書寫傳記)「挖掘」出來。一九五二年，若波爾在歐爾恩斯代德的公司辦公室 (此公司辦公室至今仍然存在，且被完善保存著，它目前位於麻州的布魯克林 (Brookline, Massachusetts)) 努力找尋，終於找到了〈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這篇文章的完整複製本 (a virtually complete copy) (Sax 19)。若波爾於是將此篇文章於一九五二年發表於一本名為《景觀建築》(Landscape Architecture) 的

⁴ 雖然此論調聽起來極具人類中心論 (anthropocentric) 之色彩 (若以當代的深層生態 [deep ecology] 理論角度來審視的話)，但以是當時的時空——十九世紀中期的美國——而言，歐爾恩斯代德的環境論述是十分新奇且無私、利他的。

⁵ 然而，歐爾恩斯代德卻從未忘記優勝美地山谷。將近二十年後，歐爾恩斯代德終於和另一位國家公園之提倡者繆爾 (John Muir, 1813–1914, 他被尊稱為「國家公園之父」) 合力奔波請命，建立了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Nash 1990: 45)。

期刊中。⁶ 這也是為何此文於十九世紀中期被書寫，但是直到二十世紀中期才被出版之原因。⁷

2. 〈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中的民族主義

一八六五年，歐爾恩斯代德完成了〈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一文的書寫；這個創作的時間點剛好在美國南北戰爭開始的那一年。事實上，歐爾恩斯代德書寫此文的目的之一就是藉由其設置國家公園及荒野保存之主張來彌補、撫平南北戰爭所帶來的國族分裂與認同危機 (Mazel 3)。歐爾恩斯代德和十九世紀中期的少數幾位作家與畫家——如克歐 (Thomas Cole, 1801–48) 等人——一樣，⁸ 開始認知到新英格蘭境內的自然景物與西部荒野乃是建構美國主體意識及國家認同的最佳「工具」，因此唯有妥善保存荒野生態環境才能為新英格蘭的文化前景開創一片令人信服的疆域。為了撫平南北戰爭所導致的國族主體分裂以及國家認同危機，歐爾恩斯代德意圖為美國的荒野生態環境——特別是優勝美地山谷 (Yosemite Valley) 及其週邊地理環境——作了一番完善的環境規劃 (environmental planning)，設立國家公園，藉此來形塑一套「令人滿意的」、「統一的」國家文化 (a unifying national culture) (Fein 4 and 10)。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是「國家的象徵」(“National Symbolic”) (Mazel xix)；它的設立意味著國家文化主體之成功打造。值得一提的是，這種藉由成功設立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所打造出來的國家文化主體是一種「生態化的」或是「環境化的」國家主體 (“ecologized” or “environmentalized” national subjectivity)。確切地說，在美國南北戰爭這個國家分裂與認同危機的時間點，歐爾恩斯代德將其生態環境保護主張與國家文化建塑

⁶ 此文可在《景觀建築》(Landscape Architecture 43 [1952]: 14–23) 這本期刊中找到。

⁷ 事實上，〈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這篇文章不但被沉封了將近九十年，而且它在二十世紀中期被辛苦「挖掘」、重新出現後也未獲當代生態文學批評家的青睞（雖然此文在美國環境史上是一篇深具指標性的重要文章），這可能是因為本文沒有像當代的自然書寫 (nature writing) 一樣，總是以充滿抒情感性的寫作風格去呈現作者本人與大自然接觸後的心靈覺醒 (psychological awakening) 與自我發現 (self-discovery)。不同於當代的自然書寫，〈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一文不但充斥著十九世紀的古老行文、表達風格，而且還提及許多令人感到乏味、且缺乏文學性的「科學事實」(“scientific facts”)，例如文明通常會為人類帶來腦部及憂鬱等各式各樣的心理障礙或疾病。上述細節均是此文未能吸引當代生態文學批評家的目光之主要原因。

⁸ 十九世紀中期，某些新英格蘭畫家與作家——例如卡特林 (George Catlin, 1796–1872) 與克歐等人——已逐漸發現由於美國長年與荒野環境相伴，因此美國景觀與歐洲國家的景觀大不相同。一八三六年，克歐（一位十九世紀的美國畫家與詩人）曾說道：「美國景物雖然缺少許多歐洲人所讚賞的特質，但是它具備了屬於自己的、榮耀燦爛的、不為歐洲人所知道的特徵……而在所有美國景物中，最獨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質就是荒野」(qtd. in Nash 1970: 727–28)。顯然，荒野環境與自然景物在美國建立國家認同與文化主體之過程中舉足輕重。

兩者緊密扣連，藉此來修補、弭平南北戰爭所帶來的國族認同「碎裂」(a fractured national identity)。在〈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一文裡，歐爾恩斯代德視美國荒野自然環境(例如優勝美地)為一種可用來強化、統一、並鞏固(to unite and consolidate)國族認同基礎的「藝術」(qtd. in Mazel 114)，他說道：

在美國這個瀰漫著巨大叛變的戰爭時刻，唯有藝術〔指的是優勝美地公園內的自然景觀〕才能駕馭忠誠人民的性情與精神。在這個國家內戰的歷史時刻，藝術對美國人民所展現的心靈影響十分明顯而深遠。美國人民在此內戰時期對新英格蘭景物藝術的鮮活、敏銳感知遠勝於美國的其他歷史時期。(qtd. in Mazel 114)⁹

顯然，歐爾恩斯代德認為像優勝美地公園這種「自然」藝術(“natural” art)應該廣泛開放給全體美國人民「閱讀」與欣賞，因為它提供了一種能協助美國這個嚴重分裂國家進行整合、統一的偉大真理(a great truth that can help unify a badly divided nation)(Mazel 105)。簡言之，藉由書寫〈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一文，歐爾恩斯代德主張美國原始天然景觀——特別是優勝美地山谷——應以設立國家公園之形式來做為長久的環境保存方針；而歐爾恩斯代德的國家公園論述其實夾雜著強烈濃厚的文化民族主義色彩。

3. 〈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中的環境保存論述策略

在〈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一文裡，歐爾恩斯代德呈現了優勝美地的原始地理風貌；他視優勝美地山谷及其週邊的「大樹林」(its neighboring Big Tree Grove)為一種壯觀而雄偉的自然資源。歐爾恩斯代德認為此自然資源將來應以多樣化的方式去滿足大眾的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例如它可做為後代子孫娛樂、休憩的戶外場所(outdoor space)，也可做為科學家與藝術家們從事研究或創作的戶外空間，更可做為一種偉大國家的象徵(a symbol of national greatness)¹⁰。事實上，歐爾恩斯代德在其國家公園論述中不時強調保護自然荒野環境對於人類心靈及社會整體之益處，藉此論述策略來鼓吹創建州立公園及國家公園之重要性。歐

⁹ 若波爾於一九五二年幫歐爾恩斯代德所發表在《景觀建築》這本期刊中的〈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一文不管在國內或國外皆十分難尋，因此個人只好在此引用麥佐書中的二手原文資料。事實上，耐許(Roderick Farzier Nash)在其所編的《美國環境主義：保存史選讀》(*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Readings in Conservation History*, 一九九零年出版)一書中也選錄了〈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這篇文章，只可惜耐許只是節錄，而非收錄全文。

¹⁰ 在上一小節裡，本文已探討過歐爾恩斯代德筆下的國家公園論述與文化民族主義兩者間的關係。

爾恩斯代德在〈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一文中極力闡述國家公園的存在價值，強調接觸「自然景物」(“natural scenery”)不但對「人們的健康及活力很有幫助」(48)，¹¹ 而且還有助於提昇，並「教化」文明人的精神層次(49)。他在本文中說道：人類「對於那些令人印象深刻之自然景物所做的沉思」(“contemplation of natural scenes of an impressive character”)有助於提昇他們本身的身體、心靈、與道德狀況，這種沉思可協助人們「舒緩日常煩惱與憂慮」，並增進人類的「知性活力」(the “vigor of their intellect”)(Olmsted 46)。在〈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一文裡，歐爾恩斯代德還更進一步強調人類如果沒有機會接觸自然景物、缺乏這份藉由觀看自然景物所做的沉思的話，將可能導致憂鬱、心理疾病或「一系列的身心失調」(“a class of disorders”)，例如「腦部鬆弛、麻痺、中風、偏執狂、或精神瘋狂」(47)。然而，為何自然景物對人類有這樣的神奇療效呢？歐爾恩斯代德在本文中解釋，當人們在沉思眼前的自然景物時，他們的整個心境是「完全放鬆」(“occupied without purpose”)的，因而能達到「瞬間的享受」(“an enjoyment of the moment”)，逃離「當前的壓力及未來的憂慮」(48)。換言之，人們這份藉由觀賞自然景物所做的沉思可讓他們心神舒爽、暢快。

正因為自然景物具備著一種可協助人類恢復精力、心神清爽之功效，因此歐爾恩斯代德在〈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一文裡主張，像優勝美地山谷這種天然奇景應成為大眾的「公共財產」(“public property”)(51)、並讓政府出面去執行有效管理與妥善保存的任務，以免遭到「私人的壟斷」或「私人的挪用」(49)。歐爾恩斯代德在〈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一文中主張，政府如果沒有付諸行動來確保一般大眾「自由享用」自然景物之權利的話，像優勝美地山谷這種雄偉、壯觀奇景將會重蹈尼加拉瓜瀑布(Niagara Falls)的覆轍，¹² 成為「有錢人」的「私人公園」(“private parks”)(Olmsted 49)。¹³ 在〈優勝美地山谷與

¹¹ 換言之，歐爾恩斯代德認為自然景物具備著一種使人類恢復活力(vigor)的神奇治療(healing)效果(Rybczynski 258)。

¹² 對於十九世紀的美國人而言，尼加拉瓜瀑布是個慘痛的教訓。在一八五零年之前，美國最傲人、最足以與舊大陸之景觀並駕齊驅的奇景非尼加拉瓜瀑布莫屬了。然而，由於過去保護不週，尼加拉瓜瀑布之壯觀奇景遂淪為私人商業開發的犧牲品。鄰近此瀑布的私人土地之過度開發徹底摧毀了尼加拉瓜瀑布的原始之美。此慘痛經驗警告美國人民不可再讓西部荒野重蹈尼加拉瓜瀑布之覆轍。歐爾恩斯代德亦第一手、親自見證了尼加拉瓜瀑布的面目全非。有鑑於此，他開始向國人力倡西部原始荒野——例如優勝美地山谷——千萬不可再度淪為私人的財產。

¹³ 歐爾恩斯代德在為優勝美地山谷做環保存與環境規劃時採行自由與平等之原則(the principles of freedom and equality)(Fein 6)。他深信在美國這個民主國家(democratic nation)裡，所有社會階層均應享有觀賞原始自然景物的經驗，而非僅限於少數的有錢地主或貴族。歐爾恩斯代德認為一般市井小民常淪為歐美貴族所長期輕視的對象。而這些一般公民若能造訪開放給全體大眾欣賞的國家公園的話，將可協助他們擺脫被上流社會或貴族瞧不起的社會階層枷鎖(shackles)(Sax 50)。

蝴蝶百合大樹〉中，歐爾恩斯代德遂強烈呼籲，美國在致力保存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景物」(46)，以免使他們成爲私有財產。他還更進一步大聲疾呼，像美國這樣的民主政府應挺身而出「克服障礙，以保護荒野大地，爲全體公民的幸福謀求福祉……因爲某些自私的人們想破壞此份美國公民對幸福的追求」(Olmsted 46)。在此文中，歐爾恩斯代德還刻意提及英國，以做爲一個負面的例子；他說道：在英國境內，享受「最精華、最壯麗的自然景色」已被「獨占、壟斷」(“monopoly”) (49 and 50)，因爲它早已成爲「一小撮非常富有的人的特權」(49)。歐爾恩斯代德深信，美國自開國以來即標榜民主與平等的精神，因此他在〈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這份報告裡不但主張美國不應容許少數貴族或特權人士爲了打獵或遊樂而佔有自然保護區，同時亦呼籲美國政府不應允許私人投資利益與私人土地擁有之過度膨脹。換言之，歐爾恩斯代德的國家公園論述強調了一個立論基礎——那就是，美國國家公園之設立應把原來只供少數人使用的原始自然資源轉而成爲大眾的共同資產。現在的問題。歐爾恩斯代德在〈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裡所提及的「大眾」卻刻意排除了他筆下所稱呼的「野蠻人」(“savage men”) (47)，這是本文下一小節所即將檢視的焦點。

4. 〈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中的帝國主義

雖然歐爾恩斯代德在〈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這篇報告中一再標榜民主精神，強調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是「大眾的」(“public”) 資產(51)，然而他筆下的包納(inclusiveness)其實並不民主，因爲歐爾恩斯代德的國家公園論述夾雜著濃厚的種族意識形態(racist ideology)，此意識型態將「野蠻人」排除在他筆下「大眾」之外(47)。換言之，〈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這篇文章雖然極力闡述國家公園存在的價值，強調美國自然奇景「對人們的健康與活力皆很有幫助」，因此須被妥善保護，以免遭到「私人的壟斷」(49)，但是此文卻亦充份顯露了歐爾恩斯代德對於「野蠻人」的高度輕視與刻板印象。歐爾恩斯代德在本文裡說道：

自然景物所能影響人們的力量與人們的文明層次以及他們的被教化之程度有莫大關係。我們若拿一千名來自文明社會的人與野蠻人相比的話，將會發現在一千名野蠻人中恐怕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受到自然景物力量的一絲影響。這也是我們可以用來區隔文明人與野蠻人的眾多管道之一。
(Olmsted 47)

由此看來，歐爾恩斯代德認爲美國國家公園並非是爲了「野蠻人」而創造、設立的；相反地，它是爲了「文明、高尚、優雅」的白人大眾而設的，因爲他們具備

一種欣賞、並「沉思」荒野自然的知性能力 (Olmsted 46)，因此能充份享受公園內的自然景觀，並且藉由觀賞景物來提昇自己的心靈、健康、與活力。至於「野蠻人」的心智思考能力——若套用歐爾恩斯代德在文中的字眼來說——是處於「野蠻狀態」(“in a savage state”)，也就是「一種低等發展的狀態」(“a state of low development”) (48)，因此他們講無法受到自然景物的教化力量 (civilizing force) 所薰陶，更無法透過接觸自然來提昇自己的身心活力 (47)。在白人眼裡 (特別是在生長於美國東部之白人望族家庭的歐爾恩斯代德眼中)，「野蠻人」已被刻板化 (stereotyped) 或被「囚禁於一個詮釋的圖框中」——若套用後殖民理論學者巴巴 (Homi K. Bhabha) 的詞彙的話 (83)。事實上，野蠻主義 (savagism) 十分盛行於十九世紀的美國時空。¹⁴ 而「野蠻人」也常被冠上下列充滿輕視的刻板詞彙：「四處遊蕩、徘徊」、「好戰」、「不開化的」、「過著野蠻、原始的生活」等。「刻板化」(“stereotyping”) ——根據巴巴的說法——「並非一種錯誤形象的建立、而是讓此錯誤的形象成為代罪羔羊或一種被歧視的實踐……它是一種殖民幻想的情節」(scenario) (81-2)。顯然，歐爾恩斯代德的國家公園論述 (特別在〈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這篇報告裡) 亦流露這種刻板化及殖民幻想之色彩。在歐爾恩斯代德等「文明的」白人眼中，野蠻人在和「文明人」應有所區隔，因為「野蠻人」欠缺了一項對人類而言最重要的勝利——亦即一種透過理性來征服自我的勝利。此種勝利毫無疑問地也是美國文明的勝利。因此，美國「文明人」極慶幸自己是活在一個不斷向前進步的文明秩序、理性的時代。事實上，歐爾恩斯代德的國家公園論述中所夾雜的野蠻主義論述最後還是與文明論述相互結合。在《野蠻主義與文明》(*Savagism and Civilization*, 1967) 一書裡，皮爾斯 (Roy Harvey Pearce) 探討了「文明人是如何思考他們在遙遠的過去由野蠻人之狀態進化而來的」(xi)，皮爾斯在此書中提到：

野蠻人是文明人的頑固障礙，他們迫使美國人去思考、並重新再思考文明

¹⁴ 在十九世紀中期的美國時空底下，野蠻主義的觀念 (the idea of savagism) 非常盛行。此觀念在史固沃克夫特 (Henry Rowe Schoolcraft, 1793-1864) ——一位當時的美國民族學者及探險家——之許多作品相繼問世後，達到高峰。史固沃克夫特是第一位翻譯印第安詩歌、研究印地安人宗教的白人學者。他曾親身造訪印第安部落，蒐集了數量豐富的原住民傳奇故事、宗教習俗及生活傳統等相關資料。他的主要著作 (涵蓋了文學與科學領域，而有些則是官方報告〈government report〉) 包括如下：《密西西底山谷中央地帶之旅》(*Travels in the Central Portions of the Mississippi Valley*, 1825)，《穿越密西西底上游至伊塔斯卡湖之探險旅行》(*Narrative of an Expedition through the Upper Mississippi to Itasca Lake*, 1834)，《印地安人及其圓錐型小屋》(*The Indian and His Wigwam*, 1838)，《耶爾吉克研究》(*Algonic Researches*, 1839)，《尼歐塔》——又名《北美紅蠻之特色》(*Oneota 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d Race of America*, 1845)，《依若跨斯略記》(*Notes on the Iroquois*, 1846)，《居留印第安部落三十年之個人回憶錄》(*Personal Memoirs of a Residence of Thirty Years with the Indian Tribes*, 1851)，《美國印第安部落的歷史、狀況及未來前景之歷史及數據資料》(*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Respecting the History, Conditions, and Prospects of the Indian Tribe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51-1857)。

教化為何物，以及該如何去建立文明。透過去研究野蠻人，試著去教化他們、最後去摧毀他們，白人到頭來只是在研究他們自己、強化他們自己的文明，並給他們後代子孫一種極大的肯定——肯定美國文明最後總能戰勝一切障礙。（ix）

顯然，對歐爾恩斯代德而言，「野蠻人」是美國「文明人」（“civilized men”）在建立國家公園、「追求幸福」等這一系列帝國擴張過程中的「頑固障礙」（Olmsted 46 and 47）。

此外，在〈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這篇報告裡，歐爾恩斯代德認為像優勝美地山谷這樣的美國原始生態環境極須被妥善保護，因為它不但可強化美國的國族主體意識與文化認同意識，而且還可供文明人「使用」與休閒享樂。換言之，美國「文明人」設立國家公園以保存荒野環境之動機本身是十足的人類中心論的立場（anthropocentric position），這些動機不外乎如下——汲取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娛樂價值、美學價值、精神價值（強調大自然對人類心靈之正面影響）、以及文化價值（用來做為建構美國國族認同之「工具」，並修補南北戰爭所帶來的國族認同分裂）。然而，如此一來，自然荒野必須完全仰賴其對人類的「用途」而存在，它已喪失自己的內在價值與自身的權利（the rights of nature）。總之，歐爾恩斯代德的〈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一文看似旨在保存美國自然生態環境，藉由設立國家公園把原本只供少數權貴人士「使用」的原始自然資源轉而成為大眾的共同財產，但本文實際上卻是一種充滿帝國主義色彩的論述建構（discursive construction）——一種馴化、征服新英格蘭境內的「野蠻人」及美國自然生態環境的論述建構。

三、 結語

在十九世紀中期，國家公園觀念的發明無疑是歐爾恩斯代德為美國及世界文明所提供的巨大貢獻之一。透過其〈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這篇報告裡的國家公園論述，歐爾恩斯代德開創了一個純粹為高尚而「文明的人們」所設的自然荒野環境（Olmsted 47）。在此文中，歐爾恩斯代德大力倡導——美國自然環境應在政府監督下被妥善保護與管理，以免遭到「私人挪用」及「壟斷」之觀念（49）。他不時向國人強調美國人應為了「大眾的」（“public”）利益福祉而保存荒野（Olmsted 45）。然而，歐爾恩斯代德筆下的「大眾」卻排除了「野蠻人」的存在，也忽略了他們的人權，因為這群「野蠻人」——根據歐爾恩斯代德在報告中所述——長年處於「一種未開化的、野蠻的狀態」，因此沒有欣賞或思考自然景物的心智能力與敏感度（48）。事實上，從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的許

多美國文學批評家 —— 例如透納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米勒 (Perry Miller)、路易斯 (Richard Warrington Baldwin Lewis)、及史密斯 (Henry Nash Smith) 等人 —— 大都強調美國國族主體是透過**征服荒野**的環境論述而建構的。完全不同於上述批評家所持的環境論述策略，歐爾恩斯代德那種強調以**保護自然荒野環境**來建塑國族主體意識的國家公園論述其實是一種國族與文化認同的另類實踐。¹⁵ 對美國而言，國家公園論述之誕生於十九世紀中期及末期，為的是致力於西部原始美景（例如優勝美地山谷）之保存。這個時間點和空間點皆剛好都大約在美國「文明的」白人完成西進擴張運動 (Westward Expansion) 的統一大業之後。易言之，美國國家公園觀念之發明及後來國家公園之建立皆始於「文明的」白人對「野蠻人」的殖民征服之後。歐爾恩斯代德的國家公園論述其實反映了他們時代的國族主體建構政治及強烈的帝國主義思維。〈優勝美地山谷與蝴蝶百合大樹〉中的環境論述看似旨在保存美國原始自然環境，捍衛「大眾」欣賞原始生態美景的利益與福祉，但實際上則是一種對於已侵略之領土的另一種論述上的帝國主義征服與宰制。

¹⁵ 歐爾恩斯代德是透過**保存荒野** —— 而非**征服荒野** —— 之國家公園論述策略來建構一種「生態化的」或是「環境化的」國家文化主體，藉此來形塑一套「令人滿意的」、「統一的」國家文化，並彌補、撫平美國南北戰爭所帶來的國族分裂與認同危機。本文第二單元的第二小節已針對上述議題做了詳細分析與探討。

Works Cited

- Bhabha, K.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Brower, David. Foreword. *The Yosemite*. By John Muir.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1988. xi-xx.
- Fein, Albert. *Frederick Law Olmsted and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Tradition*.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72.
- Cronon, William, ed. *Uncommon Ground: Rethinking the Human Place in Nature*. New York: Norton, 1996.
- Mazel, David. *American Literary Environmentalism*. Athens: U of Georgia P, 2000.
- Merchant, Carolyn.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Lexington: Heath, 1993.
- Nash, Roderick, ed.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Reading in Conservation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90.
- . "The American Invention of National Parks." *American Quarterly* 22 (1970): 726-35.
- Olmsted, Frederick Law. "The Yosemite Valley and the Mariposa Big Trees."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Reading in Conservation History*. Ed. Roderick Frazier Nash. New York: McGraw-Hill, 1990. 45-51.
- Pearce, Roy Harvey. *Savagism and Civiliz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1967.
- Runte, Alfred. *National Park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3rd ed. London: U of Nebraska P, 1997.
- Rybczynski, Witold. *A Clearing in the Distance: Frederick Law Olmsted and Ame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Scribner, 1999.
- Sax, Joseph L. *Mountains without Handrails*.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2001.
- Spirn, Anne Whiston. "Constructing Nature: The Legacy of Frederick Law Olmsted." *Uncommon Ground: Rethinking the Human Place in Nature*. Ed. William Cronon. New York: Norton, 1996. 91-113.